

紫琅诗会

花亭湖，暗藏初夏的弓弦

◎毛文文

花亭湖一道清澈的光
比所有赞叹都快了一步
一艘艘快艇，模仿龙山的
飞鹰
那姿势适合，鱼跃龙门

山花被水捧到快艇上
绽放
树木在高远处渐渐苍郁
身后的浪花无论多高
都会自己抚平，后面紧跟
的艇
自己破浪，仿佛那年
我们各自淋着斜斜的雨

花亭湖用一艘艘快捷的
游艇
展览了我们的目光、欲望，
用水花
拔出冷箭，我们不断地拍
照
箭一次次射到小窗里
听水的骨骼噼啪作响，而
毫发无伤

在花亭湖的湖面，一艘艘
快艇
拉紧了初夏暗藏的弓弦
把我们从此岸，嗖的一下
射到叫寺前镇的地方
佛图寺，报恩禅寺，高高的
仁和寨
延续我们未曾到达的
彼岸

山那边是海

◎闻茂

牛羊在云端咬着隐秘的
山峦
所有在此驻足的人
内心开始起伏，一座山有
太多隐喻
白色的羊群抓住了云的手
帕
擦一身朝霞的胭脂
而黑色的牛像一队武士
用尖角的锐利除掉前进
的荆棘

我在山上卸下重负
闭上眼睛，用天空的蓝兑
换海水
可以和一只海燕亲近
也可以在一片石头上想
起沙滩的柔软
不再惧怕惊涛和雷电
所有慈悲都与山水相逢，
山那边是海
就会看到我沉沉浮浮的
人生
有了山绵延的险峻
也有了海可以疗伤的
辽阔



锦绣暮春

◎王尚

京都通信

春之书市

◎苏枕书

嘉庐君：

下了整天的雨，假期也要结束了。看你们发来的欢游照片，真是羡慕。这里阳历五月五日也挂艾草、洗菖蒲汤，还吃一种形状细长、用箬叶包成的粽子，馅儿是糯米粉与葛粉做成，晶莹甘甜，形似果冻。前些天去出町柳买蔬菜苗，特去有名的点心店双叶排队买了这种粽子，还有柏饼（即榭叶饼）与艾饼。

这个黄金周我们仍是没去什么地方，在家收获了盆栽的豌豆和蚕豆，翻晒盆土，种下苦瓜与葫芦苗。五月二号是立春后第八十八天，这里叫“八十八夜”，自兹而始，再无霜冻，宜采茶育秧，本地老人认为此日最适合种牵牛，我也照办，种下了去年收的大花牵牛和茑萝种子。平安神宫的劝业馆照例有春季书市，赶在倒数第二天去了一趟。连日晴天，神宫道一带人山人海，到处是鲤鱼旗，大排档棚顶上写着古意盎然的“缘日”，临时搭建的高台上有年轻歌手载歌载舞。书市在劝业馆一楼，人也不少，风景如旧。这是从周第一次逛春季书市，他总算看全了京都古书界的三大祭。身上没带多少现金，只在紫阳书院随便挑了几本欧洲中世纪历史

普及读物，就转去百濑周平的摊铺。

百濑出品的书籍规格可上拍卖会，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各种钞本，还有晚近的朝鲜铜活字与整张和刻本雕版，有不少在此前的图录上看过。百濑笑说就自己的摊儿最冷清，就算有人来也只是看看不买。他给我讲解自己得意的几种收藏，比如宗渊上人的一系列钞本。宗渊（1786~1859）是京都人，北野天满宫下属寺院光乘坊社僧能桂之子，文化七年（1810）出家，九年（1812）任大原普贤院住持，文政元年（1818）来到比叡山麓的天台宗求法寺大师堂，栖隐修行凡十年。文政十年（1827）任伊势国津西来寺住持，嘉永二年（1849）退隐，专心学术。宗渊精力过人，致力搜藏典籍，兼通内外，精于校勘，编纂《北野文丛》百册，佛经之外，还刊刻木活字本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论语》《蒙求》等儒家典籍，卷末均镌“北野宫寺学堂藏版”，即所谓“北野宫寺本”。百濑所得钞本凡十页，外题“杂钞”，内有《长谷寺缘起文》《北野缘起》等寺社史料，卷末题“右一帖以邑井敬义本写于杏花园，逐一校毕/群书类从第十九卷也 宗渊写之”。杏花园不知在何处。邑井敬义即村井

古岩（1741~1786），通称菱屋新兵卫，名敬义，古岩其名，号勤思堂，京都人，原为吴服商，笃好古籍，后为书籍商，藏书极多。又如陆奥国亘理郡的《切支丹类族帐》，即江户时期地方政府监视基督徒后人的秘密记录。提到日本近世的基督徒，一如远藤周作《沉默》所写，往往以九州地区的印象最为深刻，其实也有不少基督徒甚至传教士逃亡至东北地区。这份资料上记载了基督徒几代后的子孙的户口、迁居和死亡信息，内容详尽，足见江户幕府对基督教忌憚之深，子孙代代都不放过。听百濑娓娓道来，不觉着迷，请他务必写成文章，他却谦虚说都是自己的直觉感受，并非学术考证。然而旧书店主人有机会反复抚摩这些史料，倾注了爱意与深情，所得到的感受绝对不容忽视。我怂恿他也写《纸语昔语》或《贩书偶记》，若写出来，一定翻译。

这么多年过去，依然忍不住要写书市，这是我记录时间的刻度，置身书山的欣悦虽一如初见，见证流逝的惆怅也与日俱增。此刻雨仍没有停，夜静极了，猫在吃夜宵，我们都预备睡了。

松如

癸卯立夏后一日

朋友圈的她

◎汤凯燕

男孩躺在地上撒泼打滚，声嘶力竭地呼喊，满口秽语，将愤怒的爆竹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丢到所有人身上。“这小孩怎么会这个样子？”“太可怕了！”人们围观着，指点着。

两个女人七手八脚拉男孩，他手舞足蹈与她们对抗，年轻女人的口罩被打落下来，唾沫啐到她脸上。她恳求着、哀求着，试图使孩子平静下来。

人越聚越多，有的病人暂且忘了自己的病痛，伸长了脖子看。两个保安只得像赶鸭子一般将围观人群驱散，人们离开时仍频频回头，恋恋不舍。

孩子终于乏了，那股子劲头消失

了，虽小眼神仍桀骜，却也被年长者又哄又骗拖着走了。年轻女人留下打扫战场，捡起包，将散乱的病历、检查单、发票等收拾整齐，站直，戴好口罩，捋顺长发，拉拉衣裙，这是一个打扮得体的精致女人。

“对不起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这孩子就是这样，一阵子发作起来就狂躁，所以带他来医院看看。”她微微欠身，表示歉意。

熟悉感扑面而来，我不禁定睛去看她，电光石火间猛然想起一个人，是她！虽仅有过一面之缘，因在朋友圈互动了几年，算是陌生的老朋友了。

这些年，我围观着她的生活，见证着男孩的成长，英语好，会弹钢琴，有小绅士派头。她的朋友圈总是风和日丽、悠闲散淡，喝茶、弹古琴、插花，与女友聚餐，参加 party。仿佛世间所有的好处都被她得去了，而我却每日奔忙，过得疲惫潦草，真是既羡慕又妒。

一个阳光灿烂的男娃怎会成如今的模样？在她美丽优雅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辛酸？离开滤镜，她娟秀的眉目间明显蹙着一道深纹。我知道不该在此时与她相认，也但愿她没认出我。

她离开了，宽大的长风衣显得她颈脖格外修长，如矜贵的天鹅。

心窗片羽